

評論

鍾適芳導演，2013，《邊界移動兩百年》。臺北市：客家電視台客家委員會。120 分鐘。

戴瑜慧*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明朝末年朝廷腐敗橫征暴斂，連年災荒疾疫，變亂紛起，民不聊生，小說家馮夢龍在《賣油郎獨佔花魁》中寫下「寧為太平犬，莫做亂離人」的字句，道盡亂世之下，人民淪為刀俎魚肉的身不由己與悲哀艱辛。貧窮與戰亂，考驗著亂世人民的生存韌性，初執導筒的著名音樂工作者鍾適芳，其 2013 年的紀錄片《邊界移動兩百年》，以史詩般的敘述手法，娓娓述說客家族群 200 年來，如何從中國艱辛遷移落腳印度加爾各答，如何在一波波大時代的動盪，在兩次世界大戰、印度獨立、國共內戰、中印戰爭的層層磨難中，與種姓制度的夾縫裡，展現堅強的生存韌性。

為了打開生存空間，移民從山東、湖北、廣州各地輾轉或徒步或遠航，跋涉千里到陌生的加爾各答。離開原生地，闖蕩邊界，打入異域，展現移民為了改善生存處境的能動性。然而，成功進入國境邊界，並不意味自動取得當地身分認可。200 年來，移民除了歷經地理疆界的移動，也因其 in-between 的身分，而始終處於「進入邊界、處於邊界」的社會隔離曖昧困難處境。從第一代到第五代，從不識印度語，到流利操持印度語、英語、客語、山東話、湖北話甚至尼泊爾語，兩百年的歷史沉積，讓外來移工，落腳印度綿延世代。然而落腳，並不意味著落戶。進入印度邊界的華人移民始終處於印度社會的邊緣，就算在印度誕生、聽

* E-mail: taiyuhui@nct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7 月 17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9 月 16 日
Date of Submission: July 17, 2015
Accepted Date: September 20, 2015

著寶來塢歌舞成長，也無法自動取得印度公民身分；疑問句「你是印度人？印度華人？還是中國人？」就像基因帶著的黃皮膚，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此片獨特之處在於跨越的時間空間皆廣，地理軸幅攤開，是跨越中國、東南亞和南亞的遷移路徑；時間縱軸上則穿越五代 200 年。就像片中縈繞的主題曲，持續的問著「你從哪裡來？」，複雜的認同議題，糾結著五代的印度華人，是此片貫穿時空的核心主軸。又透過八個篇章，從移民史、語言、婚姻、職業等各個角度，映照出印度華人在階級底層、社會邊緣、國家認同、異族通婚和語言文化多重擠壓下獨特的多重邊緣處境，顯示作者以宏觀歷史處理主題的企圖心。200 年來，五代印度華人繼承的不僅是血脈，還有如何掙脫地理 / 身分困境，闖蕩邊界 / 邊緣身分，打入異域 / 新生存空間的命運。但透過家族跨代成員的口述再現，又動態的呈現出不同世代的印度華人經歷的歷史變遷以及屬於其世代的獨特邊緣處境。片中有著上一代印度華人對社會排除的感嘆，認為一輩子都不可能和印度知識份子階級往來，但鏡頭一轉，又出現第一個站上寶萊塢舞台的印度華人，以及躍躍欲試的更年輕世代。成功當上主持人、演員的他成為印度華人眼中的成功典範，但也因為相貌，感嘆「只是我都演外國人、其他族群的人，就是不能演印度人。」透過跨世代的口述訪談，讓觀者看見不同世代印度華人經歷的變與不變。

一、移工糖茶皮

1780 年，清乾隆與英殖印度隔洋相對，除了擅於掠奪疆界，擁有帝國身分的英國，也善於取得所需物質資源。英殖印度政府對殖民地人民未能信任以及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從中國引進善於製糖、木工與製茶

的移工。來自廣東中山縣的楊大釗，向英國駐印度首任總督租土地開糖廠，也成為史料上第一個到印度定居的華人。爾後中國紛爭不斷，鴉片戰爭後南方百姓絡繹奔躲南洋，更有太平軍餘部 300 多人，逃到大吉嶺等地築路種茶。

戰亂持續只是軍服更加五花，清末革命、軍閥割據、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的清算鬥爭，從 1911 年到 1961 年，時代動盪下掀起兩波移民潮。加爾各答的華人也從兩千人增加到將近 15,000 人（潘美玲 2009：8）逃亡哪管是否一技在身，是否青壯有力，婦孺老人皆加入流浪的行列。述及過往，第四代印度華人的廖國盛只有一句，「就是好窮」。然而好不容易跨越邊界的華人，進入邊界之後，還是處在邊緣。加爾各答華人主要集中在塔壩（Tangra），此地原本是沼澤地、垃圾場。主流社會的化外之地，成為 *outsider* 的棲身之地。種姓制度下的印度社會，賤民是邊緣，賤民是不潔，乃至與「不潔」沾上連帶的都是賤役。填補印度人不願從事的賤役，也成為外來者得以鑲嵌進入移居地的方式。鑲牙、製皮、洗衣、製鞋，這些需處理髒污血垢的賤役，就成為塔壩華人主要的營生，也被打上不潔賤民的社會隔離烙印。

儘管同為賤役，還是有高低之分。印度人敬牛為聖獸，因此處理死牛、牛皮，就成為不潔中的不潔。相較其他較早遷徙至印度的湖北、廣東移民，客家族群因為晚到，也處於經濟更弱勢的位置。也因為貧窮，才會從事製皮這個被歧視的高污染工作，在種姓制度造就的就業真空中求生空間。製皮過程中使用大量化學藥劑，並需反覆清洗曬乾，使得塔壩區域，籠罩著噁心難聞的強烈氣味。污水排放、道路公共設施匱乏，骯髒、泥濘、惡臭揉雜一片，貧民窟的艱辛生活亦顯示出客家族群的毅力韌性。

二、無國之人 非戰之罪

印度電影導演 Marinal Sen 的電影《藍色天空下》（*Under the Blue Sky*, 1958），描述 1930 年代的加爾各答，敘述著印度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也是少數正面描摹加爾各答華人的影片。當中一幕是一位印度女士在街頭高聲演講，喊著爭取獨立的口號。亢奮的人群，跟著吶喊，高舉揮舞手臂。沿街叫賣中國絲的山東小販，被人群困住，聽著演說，臉上是興奮又惶惑的神情，跟著身旁的人振奮高舉手臂，但揮舞到一半卻又茫然的滑落。這段對《藍色天空下》的交叉映現，互文對照出《邊界移動兩百年》的核心主題，印度華人難以安置的政治認同。特別是 1962 年中印戰爭爆發，印度華人一夕之間被視為敵人。《邊》片透過口述，打破沉默，將那個鮮為人知，印度華人遭囚集中營的恐怖歲月，向世人攤開。第三代的 Jennifer Liang 從家族回憶中聽聞，那時要準備個小包，每天晚上背著以隨時逃跑。瘦弱的徐群愛，爸爸帶著姐姐回中國批發布料準備帶回印度販賣，怎料二戰爆發，此後一家分離，剩下母親與孩子在印度孤單求生。中印戰爭爆發後，徐群愛和其他華人被送上火車，沒水沒食物的開了幾天幾夜，最後送進 Rajasthan 集中營。在麵包跟石頭一樣硬的集中營，徐群愛過了四年，生了兩個孩子。鍾河芳回憶道，那時路上的印度孩子會對著華人叫罵「中國賊」、「滾回中國」。皮廠被政府接收，而呈現半停頓狀態；路上設著檢查哨，得有通行證才能出入。為了不讓這段歷史被淹沒，鍾河芳成立部落格，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記下這段歷史。儘管是歷史，恐怖卻依舊存在。鍾河芳說，他不能用出書的方式記錄這段歷史，否則會被政府拘捕。所以他選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以提供學術研究資料為名，讓史實有說話的機會。記述這段

集中營歷史的代價，就是鍾河芳繼續面對前人曾遭受的言語羞辱，被罵豬狗、不愛印度。

自認為印度人的鍾河芳以他的方式向僵硬的認同政治對抗，有的人，則選擇疏離或離開。開了 70 多年洗衣店的黃錦楣老先生，透露使其避開集中營災禍的生存之道就是當個無國之人（stateless），只要做生意，甚麼都不要管。做為政治避難者，對政治抱持疏離的態度，至於國籍認同與護照持有則是實用主義至上。有的人透過黑市交易取得一紙國籍證明，有的透過偽造。更有一家人裡，父親持有印度國籍，兄弟分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國籍的奇特景象。不過，儘管分持不同國籍，只要有一人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在中印戰爭的對峙下，一家人都同樣送往集中營。大時代的政治擠壓下，傳統國與家的型態都因世局波折而顯得複雜。出身成長於印度的華人，卻被視為外人與潛在的敵人，難以取得印度國籍。家庭也可能因為戰爭、貧窮或是不同的政治選擇而瓦解。中印戰爭末期，印度政府同意中共接回僑民，許多印度華人家庭也因此面臨留在印度、前往中國或是各自分離的艱難抉擇。

政治疏離之外，有的人則選擇離開。來自湖北，代代從事鑲牙的毛齊蔚說，雖然在印度的物質生活比較舒服，但他心中始終沒有平靜，希望有一天能離開。他認為，移民最終的目的地是白人的國家，那是基督教文明的、民主的、說英語的，他說：「最終，大家都要去那裡。」也有第五代的年輕人，憤懣社會隔離，信誓旦旦的說，只要一有機會出國，就要離開印度。加拿大、英國、澳洲，這些「白人的國家」，則成為印度華人的遷徙下一站。由英國 BBC 製作，導演 Rafeeq Ellias 拍攝的 *The Legend of Fat Mama*（2005），就是描述曾經繁榮的 *Tangra*，如何因為人口外移日漸蕭條。鏡頭也從 *Tangra* 延伸到加拿大印度華人的移民生活。只是移民的認同糾葛剪不斷，隨著遷移路徑繼續綿延。在印

度，想著白人國度；在加拿大，繼續哼著印度歌謠。

更多的印度華人則在狹小的認同空間中折衝迴旋。年輕的電腦工程師不高興的說，因為華人長相，時常被問是哪裡人，求職過程也比較不順利。但他說，我不會以身為印度人為恥，也不想離開。婚禮髮型設計師的她，忤逆父母的意思，嫁給印度丈夫。可以接受自己因為父親是華人，而拿不到印度國籍。但對於自己的孩子被官員勒索付費才能獲得國籍時，則忿忿不平的力爭。我們是印度人，她說。

三、不停歇的河流

搭配潺潺河流的意象，是印度低沉男聲，幽幽的問著：

河流啊 我只有一個問題
你從哪裡來
你從不停歇嗎？

被譽為擁有最厲害耳朵的鍾適芳，是臺灣知名的音樂製作人。在 2010 年拜訪印度加爾各答的電影導演友人時，激盪出拍攝當地華人電影的想法。然而印度電影團隊難以打入當地華人社區，造成拍攝困難，也使原本設定為音樂製作的鍾適芳，意外的接掌導筒，成為新銳導演。幕後艱辛的拍攝過程也印證了華人與印度人之間難以跨越的社會隔閡。這部電影除了攝下題材困難且記錄匱乏的印度華人遷移史外，量身製作的《城市邊界》（*City Borders*）音樂專輯，娓娓烘托出 200 年來客家族群流浪邊界的美麗與哀愁。導演 *Mrinal Sen* 的《藍色天空下》，呈現了 1930 年代華人被迫離鄉、印度被迫殖民的哀愁，一曲由 *Hemanta*

Kumar Mukhopadhyay 演唱的《河流》（O Nodi Re/ Oh, River），如河流般流淌在片中，如歌如泣的道出時代的篇章。鍾適芳將這首《河流》加入片中，似乎那「你從哪裡來？你從不停歇嗎？」的提問，兩百年來，始終縈繞在印度華人族群的心中，從未停歇。

作者透過八個篇章，介紹印度華人 200 年的遷移史，觸碰的議題從宏觀的政治、經濟，到微觀的婚姻、認同，在 106 分鐘的影片中提供縱觀印度華人遷移簡史的機會。但此架構卻也難以針對當中議題細緻展開，並因議題分散，有零碎之感。當中「製皮」章節，尚有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題，例如充滿血汗的勞動環境對工作者的心理影響、印度華人與印度工人的勞雇關係、經濟條件較好的印度華人與當地社區的關係等等。在「婚姻」這個章節中，作者也指出印度華人中的性別差異。從德里嫁到加爾各答的空姐，為了婚姻，放棄工作，成為全職主婦。生活中只剩下丈夫孩子的孤單感，因為 Tangra 華人社群的自我隔離，和當地社會缺少接觸，又只能更緊密的依附移民社群而更加嚴重。作者也碰觸到異族通婚的議題，片中有長者女性因為嫁給青梅竹馬的異族，而被驅逐家中，父母死後，才能返家。但也提及華人男性娶少數民族婦女為妻，是否在異族通婚這個層面有著性別差異，又是何種樣貌，令觀者期待作者更多的開展。特別是華人做為印度社會的底層族群，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也更加複雜幽微，如何以影像的形式表現當中的複雜性是一項挑戰。

百年來聳立在塔壩中國城的高牆，保護塔壩客家，卻也象徵了印度華人在印度之內，卻又在印度社會之外的「內部局外人」隔離處境。然而，時代的巨輪持續前行，逐漸輾向塔壩高牆，成為塔壩客家新的時代考驗。1990 年代，塔壩製皮業在政府污染局下令搬遷後日趨蕭條。進入千禧年，加爾各答城市擴張，原處邊陲的塔壩被納入開發區，地產

業者開始入駐。邊緣又邊陲的塔壩，百年來享有化外不被關注的寧靜。不似烽火年代，以炮火隆隆的方式拆家毀屋，這回命運帶上現代化的面具，開著挖土機打破這片寧靜。作者提及因為地產開發的議題相當複雜，涉及地方黑道派系與引發社群內部新的衝突，而略去未有處理。誠如作者所指，都市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都使印度華人的生活面臨複雜的新變化。但這變化也使印度華人的移民史成為豐富令人興味盎然的田野領域，只是遷徙範圍擴向全球、土地議題又深深鑲嵌在當地的政治經濟脈絡中，都提高研究與紀錄的困難度，如何在快速變遷的世界追上移民的步伐，紀錄下轉瞬即逝的蹤跡，是後續研究者與影像工作者值得深思的議題。

參考文獻

- 潘美玲，2009，〈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民〉。《客家研究》3(1)：91-123。
- 陳美華，2010，《儒家倫理、客家經濟、佛教精神：印度塔壩客家聚居區的經濟與宗教生活初探》。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鍾適芳導演，2013，《邊界移動兩百年》〔電影〕。臺北市：客家電視台客家委員會。
- Ellias, Rafeeq, 2005, *The Legend of Fat Mama* [film] . Kathmandu: The Southasia Trust.